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一層樓
第十七回 皇恩重武臣睡意濃 父教嚴嬌子詭計多

且說馬住、高亭等忙出來看時，原來那賊哄著眾公人，乘機溜脫的。幸因其項上有索鏈，眾人趕上去，扯住索鏈捉了回來。兩個的腿上都換下了鐵鐐子，各派二人押解，一個牽著，一個趕著。馬住上馬領了牽馬，問知村民，盧家營房只十五里遠近，遂帶了兩個賊人，往大路進發，直奔盧家營房而來。冬日天短，過午方到得營房所在，只見土房、草棚，不過落落幾所而已。軍卒住房，雖是磚瓦造的，也都破廢坍塌了。路旁有幾個孩子打麻糖玩耍，見馬住索著兩個人來，都湊過來嘻嘻哈哈的笑。馬住在馬上問道：「聽得說你們這裡有個軍衙門，見在那裡？」大些的一個孩子指著道：「那門前拴著一條大牛的便是守備衙門。」馬住遂下了馬，自己牽著，走到衙門前來，只見大門內外，都是牛糞，土牆上貼著一張佈告，近前看時，寫道：

盧山鎮三遷五錄守備官皮某示，再行嚴令宣佈事，本官除任至此以來，衙門中累遭賊劫，然民甲莊頭等眾，全不盡心緝捕，彼此推諉，致使境內盜賊愈不知畏懼為何事。竟於本月五日之夜，乘本官在醉鄉之機，眾賊伙會，越牆入室，徑奔閨闈，凡所有首飾衣物，無不席捲一空。又失大豬二口，口袋一條，醃雞三隻，內藏十五枚當票之板釐一個。尤可笑而又可惱者，我家大奶奶之繡鞋一雙，亦不能倖免，同遭劫運。思之及此，的實令人髮指。此等情由，已申文有司查處外，再行嚴令宣告：凡我軍甲等眾及村莊頭目，務須盡心竭力，緝捕賊犯及所失財物歸案備審，苟有獲賊釋賊者，一經查出，即行索拿論罪，決不寬免。特此衙前宣佈。

馬住看畢哈哈大笑道：「這位老爺姓皮，倒也不差，真真行當其姓了。」說畢，笑著走入來，只見迎頭走出一個形容憔悴，瘦骨嶙嶙的人，但見他乾癯臉上長著灰土狼藉的黃白鬍子，光著腦袋，穿一件非藍非青綴補層層沒了領紐的棉布衣，腳上穿一雙污垢破爛的白布襪子，鞞著破頭斷跟的一雙靴子，手裡提著綻嘴缺邊的砂銚子，嘟嘟囔囔的走了出來。抬頭見了馬住便問道：「你打聽誰，尋誰的？」馬住道：「我要見你們皮老爺的，你們老爺可是姓皮的不是？」那人道：「就是，姓皮名廉。」馬住問道：「何方人氏？」那人道：「未知其詳，言語裡聽不出來。這位大爺尊姓大名？那裡來的？見我們老爺有何公幹？」馬住道：「我姓馬名住，跟從忠信府賁老爺的公子到此巡查戶籍的。今將所獲賊人，見你們老爺，當面交付。」那人大驚道：「我便是這衙門的書辦，姓景的，我們這位老爺慢說捉賊，聽了一個『賊』字便心膽俱裂，上司交下來的文牒，也堆滿一桌了，他總不看一眼，成日家在上房伴著太太吃酒，醉了便睡，全不理事。大爺看我這般行景，便可知其就裡了。」

馬住問道：「門上回事的是誰？」老景道：「門子便是老爺的螟蛉子，名喚皮傢的，越發一事不知的一個人。我且告知大爺一樁事，他們父子二人，偏吃人嚇唬，又最怕人懷恨，但到了門房只管大喊大叫，驚動他父親出來，不怕他不收留，且不可鬆放了些許，我去打了酒來，再聽你消息。」說畢，一徑去了。馬住會意，徑進院內來，只見兩廂房屋，東倒西歪，滿院中蓬蒿萋萋，三間大堂上雖設著案椅，公堂上塵土雀糞厚積寸餘。馬住喚過牽馬命將馬拴在耳房柱子上。走到東邊門房中來看時，只見一個少年，仰面臥在炕上，手裡拿著一卷《金瓶梅》，煞有趣味的念著潘金蓮大鬧葡萄棚的那一回。馬住大聲問道：「門上的是那位二爺？」那少年吃了一驚，忙拋了書，回頭見了馬住，將額上的無皮白氈帽正了過來，戴得高高的，坐了起來問道：「你是那裡來的？」馬住道：「我姓馬，跟隨忠信府賁老爺的公子，來此查田，昨夜在下處捉了兩個賊，特來見你們老爺面交。」皮傢見馬住出言剛直，遂起身道：「大爺且請裡邊坐，這幾日我們老爺身上欠安，不能出來，憑你甚麼事，也都停斷了，況且這又是賊盜案情，解往縣裡才是。」馬住聽了且睜兩眼大聲喝道：「你這是甚麼話？眼見得在你們所轄地面上捉的賊，你們倒不當事，要你們這官何用？難道就依著你們，白不管事，由你們鑽在屋裡，伴著老婆吃酒不成？難道白吃朝廷俸祿，不以職守為務，只學會吃酒了不成？這一方百姓，是為你們償酒債的不成？叫你們老爺傾耳聽著，這馬大爺是何等樣人，說他別執迷不悟，快出來見我便罷了，還許有些好相處，若再說東道西的支吾，慢說是皮臉，便是鐵臉也要打爛了你的。你快進去說，我還回下處去呢，沒那麼大工夫等他。」皮傢見馬住來的兇險，自思也難駁回此事，沒雜何，只得入上房去回。

當下，皮廉又吃醉了酒，正睡得有趣。皮傢急忙向他乾娘道：「如今外頭來了一人，道是有如此這般事，又這般發作呢。」將前事說了一遍，又催道：「乾娘，快請老爺醒來。」乾娘乾乾巴嘴唇一嚅道：「甚麼要緊事，他們捉賊捉了罷了，與我們甚麼相干，叫他們解往縣裡去。」皮保急道：「我的娘，我也曾叫他解縣來著，他卻瞪著眼罵了半個時辰，只是沒打。」乾娘道：「既如此，叫他寫個狀詞，再拿四兩來，我們替他解縣。」皮傢越發焦躁腳道：「我的娘，如何這等嘮叨，這解賊的主兒可不比別人呢。」

不說母子二人吵鬧，且說馬住，在外頭直等到夕陽銜山，不覺心中又急又怒，大聲喊著，要撞入上房裡來了。母子二人慌忙扶起皮廉來。皮廉也不問一言，閉著眼越趨越趨的走了出來，到廊簷下，一面解褲子站在台階上便尿，一面方問道：「甚麼事？」皮傢回復如此這般。正說著，只聽答答響聲。原來馬住等得不耐煩，舉起鞭來，只顧用力打那堂房後門的木板影壁，其聲直傳進上房裡來。皮廉聽了大驚，酒也早唬沒了，忙摺下前襟，正了正衣裳迎出來。皮傢也跟出來了。

馬住正在大聲叫嚷，皮廉向前道：「這就是馬二太爺了？請到書房裡坐，如何到我大堂外嚷起來，又這等打我影壁板，是何道理？我的官職雖小，也是朝廷命官，全無禮數，成何體統！」

馬住道：「這便是皮廉老爺了？你倒別用這話來唬我，老爺你道是朝廷命官，難道朝廷命你作睡覺的官了不成？」皮廉見馬住語剛面冷，沒雜何，只得陪笑道：「馬三爺且息怒，請入客房裡坐，容我再聽緣由，這賊是那裡捉來的？」馬住道：「天氣太晚了，我們下處又遠，沒工夫與老爺詳敘，就在這裡立回幾句話。我們老爺的公子查田到九連山莊，昨夜捉了洞壁入室的兩個賊，命我交付老爺你來了，現在大堂外鎖著，老爺出到外頭收下，我便回去了。」皮老爺無計雜何，蹙眉道：「我出去就是了。」遂吩咐皮傢，快叫當值軍卒及莊頭等前來，又轉身走入上房，歪戴了一頂破沿華翎帽，手裡提著一串朝珠出來了。馬住也跟進堂房裡來，只見三四個軍卒和本村莊頭等，被風吹傾了似的，歪歪斜斜參差而立。那姓景的書役也戴了一頂紅纓帽站著。

皮老爺就塵土飛揚的公堂上坐了，命兩賊跪了取供。馬住也不等他說話，便走了出來，只見那老景也跟了出來，向馬住道：「馬老爺沒別的事了？」馬住道：「我交了賊就完了，又有甚麼事？」景書辦仍跟著道：「馬老爺連個見面的禮也沒了？」馬住笑道：「除我手裡的這條鞭子，也沒有個別的送禮的東西。」說畢扳鞍上馬，領了牽馬，飛奔歸下處去了。

去時心中有事，且帶著兩個賊人，所以走得遲，如今回來一則心中無牽掛，二則因是輕騎，不多時至掌燈時分便到了九連山。見了璞玉，回明了解送交割等事。當時，高亭等亦理畢那村的事。次日又引著璞玉，往別村去了。

常言道：花生兩枝各自生長。我這一管筆卻不能齊寫兩邊的事，如今回筆再說賁府內的事。卻說老太太自璞玉去後，日夜懸心，茶飯常思，年邁之人攔不住心中有事。加之那年冬天又有咳嗽傷寒時疫，一日更衣之際，不曾著意，便著了涼，自次日起便覺頭重身軟，不思飲食，一頭躺倒了。賁侯大懼，終日出入問候，四方延醫，各寺焚香，一時也不得安穩。金夫人、吳姨娘等越發日夜不解衣，不離左右，又有德清、宮喜等也換著班兒來請安。惟琴默竟從海棠院搬了過來，一時也不離老太太，服侍茶飯湯藥，與妙鸞、秀鳳等分力照料，毫無倦容。老太太幾番說他不可如此，琴默卻說道：「我承受著老太太親孫女般的疼愛，更兼為了一早一晚常常看著，心肝兒肉似的留下來的親近愛惜之情，這恩典真是深入骨髓了，慢說是勞乏一點身子，縱使為老太太赴湯蹈火，也是在所不辭。老太太的疼愛是不消說了，就是老太太不認得我，我侍奉有福有壽的尊長，也只是積我陰鸞罷了，這豈是為了別人行的？」眾人聽了此話，無不敬服。

再說老太太之疾，原非重病，又因賁侯、金夫人等不分晝夜用心服侍，過了幾日遂慢慢好了起來。大夫們說：「如今不必用平服的藥，只因老太太本是高壽的人，又因這場病損耗了些精神，每日用些養神藥餌，便可漸漸精神如故。」賁侯大喜，從金夫人處取

人參，要配人參養榮丸，須得上等人參一兩八錢。金夫人命丫頭們尋了半日，好不容易從小匣內尋出簪把兒大小的幾枝來了。

金夫人見不好，命再尋。又從藥匣內尋出一包須芽兒來，金夫人焦急道：「用不著的時節，卻到處都是，用著時偏又尋不出來了。我不是早告訴過你們，趁著有工夫都尋出來包一處放好，你們總不當事，只管順手亂擲。」玉清道：「想是都用完了，此外再沒有了，稍好些的去年那院的太太來都尋了去了。」金夫人道：「我記得另有紅紙包的一包兒來著，你再仔細尋一尋看。」錦屏等齊動手又尋了一回，拿過幾包藥來道：「我們不認得這個。請太太自己看，別的一點也沒了。」金夫人打開一看，也都忘了名字認不得了，也沒一點人參。因叫德清來問道：「你那裡有沒有收著的？」德清道：「有也只是碎的，除芸香根外，再沒真的好的了。老爺因不可用，曾吩咐預備著賞人用來著。」

金夫人無奈，命五福到那院裏二太太處問時，說是：前回因我們這裡沒有，才從你們那邊尋來的，若有豈有不給的呢。金夫人沒了法子，使錦屏去問妙鸞，暫借用老太太收著的，妙鸞忙開了藥櫥，卻有先前藏的滿滿一小錦匣，都是手指般粗的，只是色紅了些，遂秤了一兩八錢，給錦屏去了。金夫人見了大喜，即時交與葉兒，命丫頭們送到書房去了。大夫們看了說：「這人參實是上好的，原必是賞裡下來的，只因年久太舊了，這東西不比別的藥，縱然是最好的，若逾百年，便自化灰。這個雖尚未化灰，已為蛆蟲啃蝕，都沒力量了，且收了回去，雖然細小，倒是新的好。」只得依舊拿了回來，一一回明了。金夫人聽了低頭無語，半響方道：「這便怎麼好，若差人到京裡去買，因路遠得許多日才能買來，我們這左近的城裡，慢說是好的，就是真的也沒有，不然你們去叫他們問問那大夫們，若隨身帶著好的，便叫他們取出來用了，准價還他的也罷了。」彼時，因琴默與德清都在那裡，琴默忙道：「姑母且慢！外頭的大夫們那裡有甚麼好的，縱有點真的，也必切作幾段，上下夾黏上竹皮須芽來多賣，所以不可只看他粗細。因我們那邊常有過往的東邊掘人參的商人，所以我們老爺都知道他們作弊的情形。前年我們老爺自己選著買了幾兩真正好的，交給我收著來，妙在知道了似的，裝在匣內，帶到這裡來了，先拿去用了，以後慢慢從京裡買來還我們也是一樣的。」金夫人大悅，笑道：「這樣很好，只是我的兒，你為我太費心了。」琴默笑著起身出去，不一時拿了二兩好的來了。金夫人遂喚進外頭的舒二來，同方才認不得的那幾包兒藥送到外頭看去了。大夫們看了都說：是上好的，終是大戶人家不同，贊歎不已。將那幾包兒藥也都理了出來，上邊都記了名字，送進來了。

金夫人大喜道：「常言道：『賣油女，梳水頭』。原來家裡有的也不知送了人家多少，這會子自己用著時，倒應了『鴉翎千金』的話了。」琴取笑道：「這東西雖貴重，原是個藥，也合當施捨濟人，我們也不比那小氣人家兒，一得了這個，也不辨是真是假，下死命的攥著作甚麼？」金夫人點頭道：「你說得是。」

且說賁侯一面差人去叫璞玉，一面配了那人參養榮丸奉與老太太，真個是藥力如神，沒過幾日，老太太精神增長，坐了起來，漸漸飲食也大進了。此番患病時，眼見琴默服侍得誠敬備至，又早已聽說他不吝惜人參取出來的事，心中大喜，從此視琴默如同心腑，不提。

卻說璞玉查田徵租，行於村野，見了許多貧窮之苦，逐日眼中看的是契約帳目，耳內聽的是錢糧帖子，管家們說的是利息，農夫們央的是寬限，直看得頭暈，聽得心煩，非但無暇管家，便是欲求一時安閒也不可得了。且喜自幼生長於深宅大院，不曾見過農家器具，如今眼見的俱是新鮮的，訝碾磨之盤轉，喜又把之超擄，又贊風箱之力備風火，更笑杵臼之理分陰陽。走了月餘，公事將畢，只因息租一時不能齊備，正自煩悶時，忽然一日聽得說家中來了人。

忙喚了進來，也不等他拜見，北面跪下，請了老太太、老爺、福晉、姨娘安畢，方起身問候了闔家大小家人好，來人一一回復畢，方取出賁侯書信遞給。璞玉起身接過，拆了封皮，與下人們同看，書中道：

爾等自領命南去，至今已四十餘日矣。然非但未曾交回租賦數目，亦未遣人請安問事，殊屬不當。此間老太太曾染微恙，雖懷念璞玉，今已痊癒大安。倘爾等事已完滿，當即與差人同歸。設或依然散亂無緒，璞玉須先作書敬省老太太，並報自身之平安等情，以慰慈心。當自責以勤奮，審理一應所任之事，必於本月內完事歸來。跟從璞玉之小兒輩，亦應知其為人子者。仲冬二十日宣。

那時，璞玉因離家日久，目下雖有些殘租未收，戶口、田畝等事均已查完，遂欲趁便歸去，與眾人計議時，高亭道：「下欠租賦雖然不多，卻都是些刁滑之民，還須大爺親自執掌，俟期收完才好；不然，倘或大爺一動身，他們必作出寬閒無事之態，越發難以催討了。」璞玉終是小孩兒家，此時已是歸心似箭，仍議必歸之計。馬住道：「下欠數目也不可言之寥寥。統算起來還過四千的數呢。慢說本月內，便是等到年底，那裡便能收得完呢？大爺在此等著，除多支靡費外，也似無甚裨益，倒不如大爺且先回去，我們幾個人留下來慢慢要的好。」這話正合了璞玉的心，遂即先遣回了來人，親自連夜理了帳目，留下高亭、伯林等數人在彼，帶了馬住、福開、永助、王元凱等人，第三日便北歸了。

此時，正當酷寒天氣，朔風徹骨，紅日淺噓，草木皆凍。璞玉懷抱手爐，坐在暖篷車中，見僕從人眾鬚眉結冰，手足僵縮，縱然身著重裘，翻穿皮褂，戴著狐皮耳帽，爭奈在迎面寒風中，一個個牙關欲僵，駕車人乘之馬，也都瑟縮戰慄而行。璞玉自車窗內見眾人這般情景，想起了古語中「不能忍辛苦，難得世上財」的話。又禮行了幾日，方到府前，在大門外下車。當日大小家人，因都得了消息，早都迎出來請安，守門老奴黃明亦向前問候，璞玉笑著舉手答禮。至儀門時，老管家張裕、龔高等出來，笑著問候了一路平安，璞玉也忙笑著問了闔家平安，說著話走入忠信堂大院裡來。只見西邊圓門上，站著賁侯的幾個文友，也忙互相打躬，說了幾句話。走到垂花門時，管家媳婦們又忙向前請了安，舒二娘、壽兒、婆子等也笑著寒暄了幾句。璞玉方欲入內，壽兒扯住道：「大爺且慢，老爺聽見那日回來的人說你不曾完事而回，大不高興。吩咐『命你不許進見，見過老太太后，到回事房候命』呢。」璞玉正在歡喜時，聽了此話，如同腦門上打了個焦雷，不免大吃一驚，即時煞住腳，不能動了。舒二娘笑道：「那裡就至於打呢，福晉太太這會子正在介壽堂老太太跟前呢，大爺趁此快進去見罷。暫不可往逸安堂去。」璞玉忙點頭，將從人都留在垂花門外，獨自一人走入介壽堂院來。只見兩邊遊廊下坐的姑娘、丫頭們，見璞玉回來，便見了神仙似的，齊迎上來，這個請安，那個問好，璞玉只管招手點頭。見開著老太太屋玻璃窗上的簾子，忙登上台階走進外間屋時，又有妙鸞、秀鳳、福壽、綿長等四人站在地下，笑問：「平安歸來？」璞玉也忙問：「四位姑娘好。」綿長道：「你快進去見老太太，坐著等你多時了，出來咱們再說話。」璞玉笑著點頭，福壽忙掀起了裡屋繡簾。欲知後事，下回分解。

詩曰：

弱人性情弱花枝，色色聰睿色色禽。